第 9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6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余光中笔下的翻译与批评

李萌萌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10.12238/er.v9i1.6772

[摘　要] 余光中作为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批评家、翻译家，在翻译领域有着独特的见解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结合其在《余光中谈翻译》中的相关论述，重点探讨余光中的翻译思想。以余光中提出的翻译批评家四大条件“精通外文、熟悉文学史、学有所专、文笔出色”为核心，结合其翻译思想与批评实践，探讨翻译批评的本质与价值，揭示翻译批评家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语言、文化与诗学的平衡，最终推动本土文学现代性的建构。
[关键词] 余光中；翻译与批评；译者素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The Translations and Criticism in the Works of Yu Guangzhong

Mengmeng Li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famous contemporary poet, essayist, critic and translator, Yu Guangzhong has unique insights an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Yu Guangzho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in combination with his related discussions in Yu Guangzhong's On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the four requirements of translation critics put forward by Yu Guangzhong, namely "being proficient in foreign languages, being familiar with literary history, being specialized in learning and being excellent in writ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ssence and value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reveals how translation critics can balance language, culture and poetic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and final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of local literature.
Keywords: Yu Guangzhong;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Translator's accomplishment

引言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促进不同民族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繁荣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与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涉及对原文的理解、对两种语言差异的把握以及对文化背景的深刻洞察等诸多方面。在众多翻译理论与实践中，余光中的翻译思想以其深厚的学养、独特的视角和精妙的见解而备受关注。

他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对话，而翻译批评则需以专业性与系统性为基础，对译作进行多维度的检验。余光中曾直言：“翻译之外，还有批评这个领域。且批评更难于翻译[1]。”在他看来，翻译批评家的角色类似于“文字的媒婆”，需在语言、文化与历史的多重维度中搭建桥梁，而其素养直接决定了批评的深度与效度。

1 翻译与批评：译者与批评者的双重责任

无论是译者还是批评者，他们都肩负着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共同使命。译者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将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读者，使他们能够领略到世界文学的多元魅力；而批评者则通过对翻译作品的深入剖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翻译作品的价值与局限，同时为译者提供反馈，促使翻译水平的不断提升。

1.1 翻译的艰难性与艺术性

余光中指出，“翻译是一种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种很难的艺术。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2]。”这表明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译者不仅要准确理解原文，还要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以传达原文的意境、情感与思想。例如，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由于中西方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如何在英文中再现古诗的韵味与内涵，是对译者艺术才能的极大考验。

1.2 批评的重要性与难度

余光中强调批评之难尤甚于翻译，他认为“创作可以凭‘才气’，批评却需要大量的学问和灼见[2]。”批评家不仅要对翻译作品进行评判，还需深入理解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对译者的翻译策略、技巧运用等进行全面分析。同时，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批评家自身应具备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才能作出客观、公正且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例如，在评价一部文学翻译作品时，批评家需考量译者是否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多方面因素，这要求批评家对原文和译文所涉及的文化、历史、语言等知识都有深入的掌握。

1.3 译者与批评者的共同使命

余光中认为，翻译的优劣需通过批评得以检验，而批评家必须满足四大条件：精通外文、熟悉文学史、学有所专、文笔出色[2]。这一标准打破了传统“翻译无理论”的偏见，将批评提升至学术高度。他尤其强调批评家需具备“综观全局”的能力[2]。

其次，对于翻译家，余光中谈到“一位够格的翻译家，尤以所译是文学为然，应该能符合这几个条件：第一，他应该通两种语文，其一他要能深入了解，另一他要能灵活运用。如果不能充分了解‘施语’（source language），就会曲解；另一方面，如果无力驱遣‘受语’（target language），就会隔靴搔痒，词不达意。此外，他还得具备两个条件：专业知识与常识。作品既然表现人生百态，题材自然不一而足，译者防不胜防，怎能样样都懂？只能尽人事吧，例如多查资料，多请教行家，多参考前例，等等。倒是常识十分重要：此情此景，能有此事吗？放在上下文里，说得通吗？说不通，就有问题了，必须另谋出路[3]。”因此，翻译家与批评家都要具备相应的能力，相互促进。

2 纵观全局的批评家

2.1 精通外文：语言理解的基石

余光中多次强调，翻译批评家必须“对源语体贴入微”，否则将难以捕捉原文的精髓。余光中提到，精通外文，“关键全在这‘通’字，如果只停留在语文的表面，仍不算真通，译者还要透过语文去了解它背景的文化，也就是形而上的上下文，才算到位。

例如西方的 dragon 虽可中译为龙，但和中国文化的龙大有差异；《红楼梦》中，“黛玉”之名译为“Black Jade”，jade 虽然指玉，但暗含“轻浮女子”之意，而 jaded 更是负面的形容词，会导致文化误读。译者霍克斯（David Hawkes）将其改为“Dai-yu”，虽保留音译，却牺牲了“黛”与“玉”的文化意象。这表明语言能力需包含对符号背后文化逻辑的敏锐捕捉；《英美现代诗选》中“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余光中译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诗的翻译堪称经典。余光中先生没有简单地直译，而是巧妙地运用了中文的表达方式，将“tiger”和“rose”分别翻译为“猛虎”和“蔷薇”，并用“心有”和“细嗅”来传达原文的意境和情感，使译文更具文学性和感染力。

另一要求，便是文学作品的译者还得应付各种文体：包括诗、散文、戏剧、评论，等等。译诗得像诗，译戏剧台词得像口语，否则就没“到位”，所以称职的译家理应是一位文体家。例如格言，如果是一般文章所引，其“语境”当突出于较白的上下文，才能成就“立体感”，也才能成就“权威”。译小说，甚至译论文，其中若引了诗句，怎么能躲过不译或译得不像诗呢？余光中译斯通名著《梵高传》（Lust for Life），其《圣瑞米》一章之第二回，贝隆大夫对梵高说了一段话，曾引英国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之句：‘There is pleasure, sure, in being mad, which none but madmen know.’他译成‘狂中自有狂中乐，除却狂人谁得知？’要这样译，才像诗，而且平仄对仗，像是七绝或七律[3]。”

因此，现代译者应如余光中所言，需具备“双文化视角”，既能精准解析源语言，又能用目标语言重构语境。这种能力要求译者不仅是语言的“搬运工”，更是文化的“解码者”。

2.2 熟悉文学史：语境还原的钥匙

翻译批评需将文本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中，方能避免断章取义。余光中认为，任何作品都是“某一时代的产物”，批评家必须“对该国的文学史和历史有全面了解[2]。”比如，中西文学在思想内涵上存在显著差异。西方文学受希腊神话、基督教义和近代科学的影响，往往关注人与神的关系、身后的出处以及人性中的魔鬼与神的斗争等主题；而中国文学则更多地聚焦于人间的个人、社会和历史主题，缺乏神话和宗教的深厚背景，呈现出人间文学的特质。文学作品的翻译需置于历史脉络中解读。

因此，熟悉文学史不仅是还原语境的前提，更是实现诗意转译的关键。还有，在《王尔德喜剧全集》中，“My memory is under admirable control.”余光中的译文：我的记性灵得很。在翻译王尔德的喜剧时，余光中准确地把握了原文的幽默和讽刺意味。他没有直译为“我的记忆力处于一种令人钦佩的控制之下”，而是翻译为“我的记性灵得很”，简洁而生动地传达了原文的幽默感，展现了他对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翻译技巧，也反映了他对戏剧文学中语言风格的熟悉。

对文学史的熟悉还体现在余光中对翻译“历史化”的思考中。他提出，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源于“中文不济”与“文化弱势”的双重压力[1]。批评家若忽略这一历史背景，便无法理解翻译腔的成因，也难以提出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改良方案。

2.3 学有所专：专业深度的保障

余光中要求批评家“有所专”，即具备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如《但丁神曲》与基督教。要想译出但丁，非是个基督教的专家不可；要想论述雪莱，必先了解柏拉图；要想了解美国的著名诗人杰佛斯，就要了解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及这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种主义形成的原因等[2]。这种专业性不仅关乎文本的准确性，更涉及文化符号的转译。例如，余光中谈到在翻译王尔德的戏剧时常见抽象名词，他的化解之道是用中文的短句来取代二字名词。他认为，中文的四字词千万不可小看。在诗文里它也许不宜多用，但在一般人的口头和演员的台词里，比起二字词来，却响亮而稳当。所以用中文的短句来化解英文的抽象名词，该颇有效[3]。

学有所专还意味着批评家需具备跨学科视野。在《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古典诗的句法、中西文学之比较中，余光中对比了中文的婉约传统与西方文学的戏剧性，指出两者在语法、句法、意象上的根本差异[2]。这种比较研究的功底，使其翻译批评能够超越表层的语言分析，直指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例如，主词可以省略、动词不标时态、冠词等虚词往往省去，且一字多用，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在语言表达上极为精炼、含蓄且富有诗意。然而，这种语法特性也给翻译带来了巨大挑战。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根据上下文和诗歌意境来判断省略的部分，确定动词的时态以及词语的具体含义和用法，这需要译者对中国古典诗的语法结构和语言习惯有深刻的理解。

在余光中看来，翻译的“忠实”并非机械对应，而是对原作风格、情感与思想的整体把握。他以李白诗歌的句法为例，指出中文的弹性允许主词省略、动词时态模糊等特性，形成“模棱之美”[2]。这种语言特性要求译者在处理西方文本时，既不可盲目追求字面准确，亦不可因过度归化而丧失异域风味。

2.4 文笔出色：批评表达的艺术

余光中将翻译视为“有限的创作”，而批评则需以“优美的文字”呈现洞见。他主张批评家应“像散文家那样处理文字”，其自身的批评文本即是最好的例证[2]。文笔的出色还体现在批评的“可读性”上。余光中反对学院派的晦涩文风，提倡以清晰、生动的语言传递思想。他在翻译与创作中指出：“批评文字若不能吸引读者，再深刻的观点也将被埋没”。这种对表达形式的重视，使余光中的批评既服务于学术共同体，也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优秀的翻译批评需兼具学术深度与表达魅力。余光中反对晦涩的学院派文风，主张以散文般的语言传递观点。例如，他在分析中西诗歌差异时，用“婉约传统”与“戏剧性张力”等生动比喻，使复杂理论易于理解。这种文笔追求启示现代批评者：学术文本不必牺牲可读性，清晰的表达更能扩大思想的影响力。

3 优秀译者与批评者的素养

3.1 译者与批评者的必备素养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译者，需具备多方面的素养。首先，要有扎实的双语功底，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有深入的理解和熟练的运用能力；其次，需拥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特点，熟悉不同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此外，还应具备敏锐的文学感知力和审美能力，能够体会原文的艺术魅力，并在译文中再现其美感；最后，译者还需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对待翻译工作认真负责，不敷衍、不马虎。

3.2 培养优秀翻译批评者的途径

培养优秀译者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强翻译教育，优化翻译课程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文化素养和翻译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要鼓励译者多读、多写、多思考，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同时，译者还应积极参与翻译交流活动，与其他译者专家进行交流与合作，拓宽视野，提升翻译水平。

4 总结

余光中的翻译思想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独特的视角和精妙的见解，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指导。通过对精通外文、熟悉文学史、学有所专、文笔出色等四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余光中对翻译本质、方法和译者素养等方面的独到见解，还能从中汲取智慧，应用于实际的翻译工作中。我们应继承和发扬余光中等前辈学者的翻译思想，不断探索创新，提高翻译质量，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参考文献]

[1]徐艳利.余光中文学和翻译中的乡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10-30.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10/t20241030_5797473.shtml

[2]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余光中.时间的乡愁[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2.

作者简介：

李萌萌（2002-），女，汉族，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理论实践。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